《蘋果》法庭組｜在法庭，我重新解讀conviction這個字

25分鐘前

在反送中運動仍如火如荼之際，我加入了《蘋果》法庭組，至今一年半。不夠總結，但足以懷念。我們同事常說，因著排山倒海的抗爭案件，無論多新的新人，都逼著要快速成長。

感謝《蘋果日報》在這個時代，讓我這個對法律毫無認識的中齡記者加入，參與採訪反送中案件。「努力把每件案件寫好」，是我當初加入《蘋果》時承諾對這場運動可以做到的事。

我一踏入法庭就明白，法庭那套語言並不親和，甚至繁瑣累贅，往往要花很多時間理解背後的意思。由初時完全聽不明白法庭上的對話，到「解鎖」明白控辯官三方說話背後的原因，感覺就像小孩偷偷學到了一種竊聽技巧。但同時，我希望自己牢牢記住當初剛進入法庭的無助；這種無助，與市民步入犯人欄的心情無法比擬。

在法庭內，我聽過字字鏗鏘的「不認罪」，也聽過極不情願的「認罪」；我見過一面稚氣少年脫罪的喜悅，步出法庭與最親的人相擁，也見過滿頭華髮的前輩定罪的失落，一道欄，隔絕了一生所愛。

我不願意因工作量而麻木。因為每一個上庭的被告背後都有個愛香港的故事。有些人，我們還未來得及了解他的故事，他們就被關入冷冷的牢房。

在法庭，我重新解讀了conviction這字。這提醒了我，這字除了解「定罪」，亦可解作「信念」。即使被安放一堆罪名在你身上，記得你有的是信念。信念是不會死去的。

因家住西九附近，「有幸」得到長期駐守西九龍裁判法院的「好處」，同時亦得到旁聽不少大案的機會，自眾志三子6.12圍警總認罪入獄、首宗國安法案件7.1翌日即時提堂、8.18流水式集會泛民元老級人物被定罪、47人初選案馬拉松式提堂、蔡玉玲查車牌被定罪淚灑法庭......每一件案，我都記得我的感受。

相比起其他報館及傳媒，《蘋果日報》法庭組是記者人數最多的。很多其他報館聽過審訊首日後已放棄的「細案」，我們仍會緊盯著不放「坐死」。記得幾次與老細報料：「喂老獨喎，行家放棄晒呢單。」老細總說：「我哋都唔理，就冇人理了。」

我不敢說《蘋果》法庭組是行內做得最好，但《蘋果》法庭組的確是行內做得最齊、最多的媒體。

幾多被告的委屈、幾多荒謬諷刺的事、幾多執法者不合理的作供，在沒有記者及旁聽人士的法庭內道出。

是的，「我哋都唔理，就冇人理了」。

工作筆記中，長期置頂有一些熟悉的人名，一直還有些想跟進的故仔。那班審訊長達60多日廿多名年輕被告，親得如家人般。經歷三個月的審訊煎熬，他們沒法工作，困在法庭內不停「被翻看」案發片段。他們在想甚麼呢？案件下月結案陳詞，是否沒有機會訪問他們呢？

還有那個因救人而被捕的博士生，他在法庭上一聲響亮的「明白」，換來多3個月的時光，其後常在法庭旁聽席碰到他高佻瘦削的身影。我還記得我曾向他說過，拜託他一定要接受蘋果訪問，他答應了。我們是要食言了嗎？

蘋果不在了，法庭不會等人，案件審訊如期。

願大家保持熱度，關注抗爭案件。

盼牆內的人抱緊信念，心中存愛。

冀各位行家繼續報道，還原真相。

最後一句是，能成為《蘋果》記者，我與有榮焉。

祝大家亂流下平安。珍重。

《蘋果日報》法庭版 中齡記者